

李朝實錄 第廿九冊

宣祖實錄 第三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實錄第廿九冊奥付

昭和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東京都港區芝南佐久間町一ノ五三

笠井出版印刷社印刷

東京都豊島區目白町一ノ一〇五七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新文庫
君の
PDG

The Ri Dynasty Annals of Korea Vol. 29
SÖNJO SILLOK
III (1597~1601)

Gakushūin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OKYO
1961

宣祖實錄(第三)目錄

丁酉三十年(一五九七) 西曆正月壬辰朔……一

卷八十四
二月壬戌朔……一

卷八十五
三月辛卯朔……一

卷八十六
四月辛酉朔……一

卷八十七
五月辛卯朔……一

卷八十八
六月庚申朔……一

卷八十九
七月庚寅朔……一

卷九十
八月己未朔……一

卷九十一
九月戊子朔……一

卷九十二
十月戊午朔……一

卷九十三
十一月戊子朔……一

卷九十四
十二月丁巳朔……一

卷九十五
戊戌三十二年(一五九八)正月丁亥朔……一

卷九十六
二月丙辰朔……一

卷九十七
三月丙戌朔……一

卷九十九	四月乙卯朔	正月
卷一百	五月乙酉朔	二月
卷一百一	六月甲寅朔	三月
卷一百二	七月甲申朔	四月
卷一百三	八月甲寅朔	五月
卷一百四	九月癸未朔	六月
卷一百五	十月癸丑朔	七月
卷一百六	十一月壬午朔	八月
卷一百七	十二月壬子朔	九月
卷一百八	正月壬午朔	十月
卷一百九	二月辛亥朔	十一月
卷一百十	三月庚辰朔	十二月
卷一百十一	四月庚戌朔	正月
卷一百十二	五月己卯朔	二月
卷一百十三	六月戊申朔	三月
卷一百十四	七月戊寅朔	四月
卷一百十五	七月戊申朔	五月

卷百十六	八月丁丑朔	五三
卷百十七	九月丁未朔	五四
卷百十八	十月丁丑朔	五二
卷百十九	十一月丙午朔	五七
卷百二十	十二月丙子朔	五九
卷百二十一	庚子三十三年（一六〇〇）正月丙午朔	五六
卷百二十二	二月乙亥朔	五〇
卷百二十三	三月甲辰朔	六〇
卷百二十四	四月甲戌朔	六二
卷百二十五	五月癸卯朔	六三
卷百二十六	六月壬申朔	六四
卷百二十七	七月壬寅朔	六五
卷百二十八	八月辛未朔	六六
卷百二十九	九月辛丑朔	七一
卷百三十	十月辛未朔	七四
卷百三十一	十一月辛丑朔	七〇
卷百三十二	十二月庚午朔	七七

卷百三十三	辛丑三十四年（一六〇二）正月庚子朔	壬午
卷百三十四	二月庚午朔	癸未
卷百三十五	三月己亥朔	甲申
卷百三十六	四月戊辰朔	乙酉
卷百三十七	五月戊戌朔	丙戌
卷百三十八	六月丁卯朔	丁亥
卷百三十九	七月丙申朔	戊戌
卷百四十	八月丙寅朔	己未
卷百四十一	九月乙未朔	庚辰
卷百四十二	十月乙丑朔	辛巳
卷百四十三	十一月乙未朔	壬午
卷百四十四	十二月甲子朔	癸未

義有此慘慘欲成初志我國之人皆知足下之高見若相與共除清正

正月劫王軍○上在貞陵洞行宮 行坐 開禮 欽差遊擊將軍集
旨 聽詣 關內 上出自便殿迎入于閣門之內行茶禮○申時日有

左珥○十二月二十七日成貼統制使李舜臣書狀至諸將中有計慮

膽勇之人及軍官牙兵之能射勇力者常留陣下與之晨夕論策或試

其誠心或與之密約或使偵探賊情而自濟縣令安衛及軍官及第金

蘭瑞軍官辛鳴鶴等再三密謀潛招朴義儉與之密議則義儉莫不欣

然更與金蘭瑞等丁寧指揮死守約同月十二日蘭瑞等夜間依約

待時適值西北風大作從風放火火光飛越賊家一千餘戶火燒入積

兩處軍器雜物及軍糧二萬六千餘石入積庫家一時燒燬倭船二十

餘隻亦為燒燬倭人則三十四名焚死此是天祐大獎金蘭瑞以通信

使軍官自募日本往來不顧死生竟成此事安衛當時論策之間言及

警賊則慷慨發憤不領一生之計率其軍官金蘭瑞辛鳴鶴等歸到城

中百爾謙議使鬼城久據之竈一舉燒燬至於軍報車器火炮諸具船

隻及戰僕三十四名盡致焚死金山大賊雖不得報數湯燭摧殘賊膽

是亦一策日本往來屢尚水管都訓導全得留在金山而參見同夜交

燒之形今月十二日二更金山倭陣西北遠出火賊家千餘戶及軍器

宣宗大典寶錄卷之八十四

一

宣宗大典寶錄卷之八十四

二

三

所益與其喪師而負不義於天下不如撤兵退好以安彼此全盛云云以此筆削措辭言于黃慎使之言于行賊以試其憲如何。傳子右副承旨許策曰此事朝廷但許與不許而已似難過許多如次今議如

此令體察使急急便宜施行必須諸將協力毋得爭功敗事萬則當

以金應瑞李舜臣俱為首功此意各別措辭於兩公有旨中○請遣司

以大臣意啓曰伏承下教 聖慮所及出於尋常臣輩亦有此處

承旨許策曰此事朝廷但許與不許而已似難過許多如次今議如

故今日會議時亦以見故為疑恐行反不無以此為緩我之計而實情

則有斷不從黃慎之意亦然但此賊素有不和嫌隙之迹甚其言之或

信而機會之難失也古語云當降如敵況此事子要當察之又察丹

師將十分戒嚴分設前後夜間尤防襲擊。備意外之患此意不可

不入於有旨中使之度勢也兩賊既欲相圖則當得便乃行何問水陸

聖教又諭於金蘭瑞觀貌周旋無妨大賊因此偵探賊情悉知金管匪

實尤為急務不可不候聽時羅之事切及不察其真形也。下諭中五爻

此意宣傳○傳子右副承旨許策曰此事非誠有如君等之議者但

得無自知金山形勢發弱大賊未出之前恐我國武乘其便姑為是說

以廢我耶此則予過慮之一說只備卿等之見而已且大洋之戰賊首

之獲豈可必乎雖下陸之後乘便相圖清賊既除則我國當順好於竹

長事言于時羅如何子意欲令金蘭瑞厚給行長約以某事圖清賊此

意何如諭啓許策以大臣意回。答曰昨日。傳執又回。答曰諭

已著其議固已苟矣况黃慎奉尺寸之紙往使日本不得傳命萬

里緣波闊漫往來其行不以其可笑乎乃復令出從衆旨之間欲解

筆驚之賊不見一虜之面敢擣三十之舌我虛勞於道途奔走於

蹄間者豈非煩惱者笑其拙乎

1

傳子右副承旨許策曰我國以信義為重不以成敗為

得失前聞關白新立即遣使臣通信修好不意有此兵禍足下前日與

兵使相見通好故我國亦聞于

天朝始施封典遣使隨之又不料其

拒而不接反加惡言是我國負日本耶日本負我國耶唯足下不忘信

義

例通事一人倭奴二人隨揚州使來要割漢以南四道則講和否者再行勘核冊使將此事成否回報開然後急赴北京沈使隨後到京待聖旨及兵部分付起身漕正則時到避亂島云矣政院答曰屢嘗聞葉蕪聲所言如此極為駭愕若隨冊使入城自上接見甚難也彼誠隨天使者入城是為我仇讐國王心難於接見冊使以此措辭極力周旋使不得入城若不能周旋則差備諱官治罪事接伴使李恒相處密諭且事知遣事一人武士各別多立崇禮門及西小門使之把守使賊不得隨入何如○傳曰皆當依啓○史曹佐郎金鑑國書啓湏日金山城窓燒火之由統制使李舜臣已為狀啓云而者體察使李元翼所率軍官鄭希玄會以助防持久在密陽等地城中出入之人多為希玄脅心者賊營潛燒之重元翼軍令希玄圍之希玄腹心金山水軍許守石出入城中無間而守石有勇方在金管城底可以周旋集事故希玄往家陽趾守石密謀約為日期而達之還報元翼指日趣待之防守石密自金營來告以燒火曲折而塔報雖至故元翼明知知守石所為也彼海臣軍官以副使卜物船運事到金山道值燒火之日歸報始臣以為已功辨臣初不知此間事情而馳啟矣守石裏外歸賞兩

宣宗大皇帝卷之八十四

三

議且有憾守石更圖之事今若遽以爾賞之則慮有泄事之患諭以此意厚給銀兩而送之朝廷若赤知曲折先施爵賞於舜臣狀○營之人則必起守石奸惠之心而城中聞之防備益嚴則從此所圖之事恐無所施故憲臣 啟達矣且今此參議之事則已具於元翼狀○營之中故不必書 啓矣○辰時四方有霧氣自一更至二更巽方有赤氣庶二尺餘長十丈餘起天際指天中其光照地南方坤方有赤氣○甲午○敦寧都正黃慎上疏臣之將命城中已二年之久所當灼察情懷病陳利害俾眾謀有所沮廟算有所據而臣不从此臣罪一也泊夫跟隨之命一下臣固知此舉之無名而徒以在我之勢有縱橫之危苟得因此初少紓肩之急者乃朝家遣使之本意故臣不聚惑亂而辭事臣之不明已著於此而及其足躡韓庭乃又見卑於賊由臣庸劣辱及國家臣罪二也賊不效順既廢通好之禮初無片言隻字之相加且無差人傳接之常儀其間一二聞見只得於沈鬱繫平綱信書和相告報而已臣雖欲一言以爭曲直亦無其地臣之妄意貳既如此則固不可見亦不當致辭到此地頭但當全命而返其身使臣乞留求見以竣事為期則事雖或竣而詰辱滋大責命空返誠出於不得已臣

之乞羞忍辱不能即死以雪此情者臣罪三也抑此城之興我邦實萬世不可忘之譽也有血氣者所共情憤焉戴一天而臣擅與財混虧聞歲經馬事矣於心心與述乘見片公議蒙被惡名為愛死負國之人此臣之所竊自悲而長痛欲絕者也人臣有茲大戾名行已缺苟休克威何所不至惟以王革則與屢勝戰庭者相去幾希殺身不足以滅恥臣敢容惠於覆載之間曾居峻擢而以貽清朝名器之羞乎○夜一更二更有赤氣○乙未○傳于政院曰 天兵三萬先鋒出來已到遼陽不日將到鴨綠糧餉事另加速為措置且我國米稻各司自前失其入而不知其出後擁虛號空軍資亦甚乏此則是作一尾危雖神運思輸而亦不能支矣本監官食自正以下將擇除於勿為遷勤事定後別為重賞事議啓言子備達司○兵曹答曰降倭日涉文勝太喜仇老李欲西陳所懷今日臣德聲未見密問則呂汝文以為倭人所忌憚者惟在舟師慶尚左右道州師各數百隻發空左道自右道往左道出沒於金山岸中則賊路中絕金山留屯之賊其勢自孤馬島出來之船亦畏懼而不敢輕進此妙策也日本雖有動兵之奇二三月以後東風始吹其前則決不得出來須趁賊未凌海之前凡九百備整飭而待之

宣宗大皇帝卷之八十四

四

可矣昔在準中間倭將自平壤戰敗之後群議說道全則不必遠向京城當奪據慶尚今羅地而定兵力歲則孰必自枯其內根倭所言如此今若再動則先犯全羅必矣誠來要路擇形勢據險之地設障埋伏招降僥倖係存肅誠者猶置其中又使曉解倭語通事與之間攻城若此亦到以倭語誘引則可以乘機有為倭人信聽誘言降倭中一二二人如得高爵或重物誘示於其類則舉必卒先出來宜數雖多可易禦清正若下陸屯則其營下親信之人可以厚賂行計圖之或誘引出兵而設伏陷之俱可矣當初則本國倉卒遇變其崩潰固矣今清正出來則其止行遲速自雷偵探知諳委賊情不以前日之急遽先據形勢以計破之則賊必擒矣近日聞都中守城之事殊為未穩如欲守之此城不可為固當於南山白岳等高峯築三匝土城不動堅守則賊雖逼漢江而無可侵矣大槩立城不如畫江為守江邊設柵屢呼當預為指置賊急使之入屯其中隨火炮之穴或放或射我若先備江難則賊不得渡矣至於城底木材亦蓄盡為斫伐以造木柵而賊退累年至今不為設險計甚左矣急措並於城未來之前為可禦一夫削而看審山城未盡之處改築而上來或令留住要害處則願以一死圖報日本之

人信誘言而嗜厚利者貴重物則倭漢誣引出來甚不難矣擇其中盡
心於我朝鮮者謀殺賊將則渠雖身死而有可為者矣且見我朝鮮之
事後悔為而論多實少比如人家先知其客來則接應之具預備而
待之可矣遠延度日年就當之則其不義害自乎事之可為者少火速
措無失機會為當云云大縣渠等所言及復如此而其欲為我致忠則
似非虛偽敢此開鑿以_始_始傳曰依所言施行觀其言則我國可愧
矣○司憲府答曰近來市井潛商之輩出入城中漏洩軍機者暗結
徒衆踪影難尋物情之痛惜久矣上年七月間右邊捕盜廳因所聞捉
囚私奴李德龍稱名人臨海君肆公然請釋且因本廳書員之妻大將
奇從其請敢行解放已極駭愕而今又左邊捕盜廳捉囚私奴希男稱
名人則者與之遠君同署一絲又為干請漏洩軍情此何等罪惡不
罪無罪歸之司聽據其推蒙可也璋珥以王子之事力為營詔極惡之
人而為大特者亦不穿問曲為阿堵俱極無謂請臨海君肆定遠君母
並命罷職右邊捕盜大將拿鞫定罪答曰察而徐當發落○傳于政
院曰臨海君家掌務又事知奴子教誘其主多行不義捉來囚禁
窮極空罪事下刑曹○傳于政院曰今此憲府所啓察之則皆是而
海君定遠君等罷職事答曰臨海定遠已為推考豈至罷職○已庶
上御別殿接胡都司_憲吳指揮_京上曰支持其非誠有媿懼其等曰
國王厚義固有犯授_道上謂侍臣曰寢主間豈無可言之事乎爾等浪
思以啟都承字具傳辭對曰軍門告急使幾時回還事語及而斷試其
故言之端如何上曰偷遁事林春發如其_始啓于其二人一人曰賊
情叵測而軍門兵食遠未易致伏願從容制勝安集百姓毋用驚動以
咎我心上曰如此分付不勝感激以告急軍門遣使已久尚未回報
敢問吳曰請兵事題本已下兵馬亦俱以時無聲尚此遲回然時不
聞真贊之報吳曰頃者行長遞文云然爭儀之要丁有屬督達連聞此
言敢請得見上曰其文時未到而邊上或可已至京城則不知是事
矣若其文早晚來報則奉母斬一見如或不為相通屬有跌誤機密

宣宗大典卷之八十四

三

宣宗大典錄卷之八十四

3

計得失在我器械亦已措備萬無虞事上曰明鑿至當休職所為如此難乎免於天討吳異曰定州相會之後今始奉玉額多有感
容馬齒為民政此不安上曰定州奉別後久未相見尋常未安前日
避盜西方豈知今日有辱會之歡陪奉大人亦是天朝與皇恩吳曰今此
貴邦為一家得奉龍顏是亦高恩上顧謂譯官曰勤
侑杯酒以歡二人○上以備忘記傳于右承旨自獻曰今日力疾
見都司指揮明日天使入來不可出接欲令東宮及大臣行禮政院
議備政院回啓曰九唐將皆為出接而今此天使出來不為出接
非徒天使大怒揆之事體亦甚未安惶恐敢啓傳曰議大臣○
上以各司草記及各道狀啓自內密送于東宮使之裁決世子陳衡得
止○以鄭述為右副承旨許歲為同副承旨尹徵為議政府舍人○辰
時有霧氣日暉雨晦已時日暉夜更東方南方有赤氣月暉○丁酉
○正使接伴使李恒福書狀僕子二人入天使廚房服從天使出
來時即選入送云云者必指此人也今之來者即福建人三名被擄在
城中頑為通事跟隨于天朝下發下備邊司○以左議政金應
南呈辭單子傳于政院曰不允批答遣醫看病○傳于政院曰今是
宣宗大義錄卷之八十四

出軍糧有壯僕者或以奴若是則事勢無所姑庇庶可施行但京中朝士中欲為復讐者鄭經世外亦有數十人時方會議可行之事云待其定議然後本司更為悉酌之拿以答勘行何如傳曰依舊如是之多至為可嘉矣領議政柳成龍啓曰臣病瘳日益危篤已不可支奏官之命已下而不得趨詣臣雖無狀方此艱危筋力所及所當以死為期不幸疾病如此臣亦不知所出至於大懶推鞠之事極嚴且重而臣緣賤致此稽遲罪無所逃今日吐血暫止敢以此力疾疾免請聞惶恐待罪咎由子有問追事諸病之中瘦體骨痛尤甚今年冬寒異常冒雨傾作不就出頭近因行禮傾作脫衣失攝以髮入寒前數日胃痛大作呼痛欲絕不能因大士得免身委羸氣力不支而機務叢集其在平日左酬右應尚眩翳不能裁決況於病中乎悲武誠人生之將難堪也以此悵追依前卿等之言今世子自內裁決其難務則又復失辭使為庶下兒子之狀不以國家大計為顧以慰子心子亦難於推拒不復更言矣此是前日恨等之意而不得行卿等可言于東宮力勸之不然古有政府失事之時姑令政府裁處施行可也子之瘦瘠病狀唐官亦為言之屢一先於朝露卿等亦不無有悔子與卿初非有間

宣宗太宗實錄卷之八十四
十一

何苦而堅持偏議使子悶不得解病不能救將抱冤而死地下相見豈安於心宜好據處置且代行延尉之禮豈予所欲非敢以封貳之故不欲見也病勢如此蓋出於不得已倘氣虛脚軟多搔擾則厭之際或致顛仆失儀則取笑卒人所聞非輕此予以為問然此則當依例辭行之此意并及焉○夜一更二更南方坤方有赤氣一更至三更有霧氣○已亥上幸南別宮請與楊府使行上馬宴上呼御前通事沈友勝曰請行陪臣行酒之禮使曰勿為上曰奉使三年今歸萬里不但體貌有缺於情亦有所缺然者矣願令陪臣以一杯辭別使曰領刑曹判書沈喜專獻爵子使前還又獻爵上前說使曰已亥暮天道亦悠矣既受國王觀饋又飲陪臣行酒吉辭上曰禮未成情且未洽請益使曰多謝盡領聖意上曰小邦誠若

再寇必不支持歸告朝廷俾不再動全慶之間賊易更肆則小邦萬無支當且迫近山東地方賊之在彼尤不可也大人須將此曲折歸報朝廷赴賊未動善圖何如使曰濟正必不表清正勇而懷虛聲遠播以為恐晉須勿張皇因告歸上曰皇恩固極小邦只仰天朝洪造之力使曰所言是矣但所望於賢王者務在鎮靜民心而已

○庚子○李官柳成龍右副丞相述罪人金訥等三省交坐刑訊一度○備邊司啓曰金訥國上來詳問其處事情他餘事則都體察使都元帥已商量處置矣其中清對一事最為嚴重緩急施措之際百分計度便宜施行然後可以無弊盡山城近處之民則家財易於搬遷事急易於入保城勢稍緩則下山耕種不由於數十里之間其勢甚便而可行矣著速處之民皆令營入於數日程之外事多不便家中未殺既難遠輸離其鄉井去其田土而所齋糧不敷二月之間待賊不至而坐於山頭燒燄之處欲耕而無田農牛田器散失殆盡極目數百里無復人居則不待賊至而民之生理絕矣今春節已至農事特迫若不多方料理從便導民以可生之路則忍一事雖得而其終將有難救之患也近觀民情亦知山城之不可不入而只以速入為難臣等將此意前言達此事又累蒙詳縲之不可急之亦不可惟當處置合宜而已○辛丑○上親幸南別宮接見遊擊將軍劉雲鳴上曰大人久聞釜山賊情必詳知之敢問如何遊擊曰身在金山詳知賊情久住他鄉皆欲思陽行長來言黃階臣某小官不可遣王子不可不來謝云俺聽之而已至於日本情形兩天使來言故雖耳聞之熟不得目見

宣宗太宗實錄卷之八十四

八

之日釜山之賊切欲撤回當初天使之入關自方欲誇義而天不容

惡災眚降地震壓殺人不知其數開白以是忿恨不見信使至於金

山燒盡旅餉已之天使文供亦有不堪

天朝必當致討朝鮮檄

義所在天必眷佑諒福緣其無患乎

上曰當初關白發封頗多

不尊是違天命也況既受冊封而尚未撤兵未知天朝何以示

之陳遊擊曰天朝必有處之俺當歸報

上曰大人以小邦事再入

城陣小邦民以大人在其地卓特今此歸去極為歎然游擊曰賊之屢

敗不須深休但當自堅防守毋為驚動若自

動務為鎮靜天朝必為盡力漢唐宋以下連為屬國豈為恝然更視

母為驚動以為引賊之端且臨海君第幾

王子光海君第幾王子

俺欲見世子光海今為世子乎明日要相見也豈為世子有令聞故

也上曰當依教使些子來謁○政院以委宣意

啟曰金訥李億壽

刑問各一次恩杖不復請明日加刑傳曰依啓○壬寅○癸卯○委

官領議政柳成龍右副承旨許濟潛南倭賊人金諭三省交坐刑罰

一次

金訥之弟也忠惠金諭同邑南人金諭中附為南貴夫每

次

忠惠金諭南無替馬高溫因拂逆後方推挾之服

之甲辰○司徒沈前答曰不可

改○以趙仁復為兵曹參判鄭光緝為兵曹參議鄭叔夏為兵曹參

金弘敏為弘文館教諭○兵曹 隆曰今日北兵一百名自訓練都監

繫牛內殿寺呈酒刃饋之漢等績異有言故列書以 啓且百名齊到

後有 親視之教諭一南方諸將若以北軍為尊戰而分屬各陣

則非但力分亦不無傷害之患前後軍五百名合為一隊勿令分屬事

一北軍五百人中自擇前日力戰者為大將而勿屬他將事○乙巳○

備邊司 啓曰比軍元數不多若分屬於各陣則力分勢弱難以為功

合為一隊使之協力先登為當何擇其自中力戰者為特而屬之則不

無任意進退之患必須統屬於大將然後可以臨機驅使也戰場若以

首級為功則非但不能專意於追賊我軍反傷斬級之際故勿計首級

之論自前有之而該曹難於憑據專以首功論功果黑未便自今以後

各陣分明有力戰挫敵之功者雖無首級為先論賞為當且變初或有

斬級而未及蒙賞者令軍功廳一相考舉行以慰其心亦當北軍出

來時村民之馬有空出來而馬主懲憤於戰士之妻子云以捉出場馬

代給無妨但馬品不同勒給則不無民怨今本道監司商量奉處為當

北道取人當初已有公事而或為或不為則果似未穩令兵曹參酌舉行

而有星火馳聞事則用之故今驗牌之速實為告急事也大祭後賊

立有可圖之勢若逼為邊海則告急可也 上曰賊聲如此其急而後

經略步兵遠不為之何以處之成龍曰係經略為義兵而石尚書是

持難云矣 上曰城未及動兵而當先發

天兵留屯鴨江以備盜

也若城動之後告急而發兵數千里之外豈可及期來救乎成龍曰似

上

沈侯摺紙亦必有由

上曰高秀伯向以迄今不遣成龍曰秀伯來言

宜宗大藏錄卷二十八十四

九

宜宗大藏錄卷二十八十四

十

子臣曰韓州民全當提挈婦兒負荷南下留養糧難云矣 上謂徐鑒

曰兵則可以不為起設或軍丁不盡齊到當次第分運以送可之全

方南國事急而待其畢至而送則失設機事爾德馨曰當即下送糧食

未及措置故不得越時下送當初約束時亦為議定矣 上曰我國事

每每始是遷緩蹉跎良久德馨曰秀伯所率楊兵先為發送兩道之

兵則試才論賞後下送何如 上曰然矣斗壽曰秀伯雖去必須作軍

然後可以據而委兵雖一郡雖可以為也防禦之彌雖美不如守今之為

愈益微弱為也 上不答 啓曰德馨有尾擊制敵之功請獎賞之大將大撫

德馨曰出張光避董括謂已卑而不得又謂上曰虛實間貳勢如今年

耕作民必不力軍另下諭于守令各自勸課耕多處則優賞邑宰務為

安集奇也斗壽成隆皆曰清野一事民心波蕩請令安集百姓以寢其計

上曰然矣鄭琢曰我國弓馬甲於萬國山川形勢極為險阻以此制敵何

畏之有但壬辰之事只緣人心狃於恬愒以至敗地 上笑曰彼猶如

何賊而御言不足畏耶德馨曰前者尹噴等來自軍門曰軍門以病不

得坐堂使壘營家領狀以來云曠武人不學不能盡賞書不然軍門

欲為出兵而特以兵部不許之故不敢擅便調發矣若陪臣另為呈文乞

兵則軍門必遺其書而轉報兵部使之發兵且付送一驗帖以為告急

之用

上曰此言甚可軍門之兵雖不可盡來于我地方須於鴨江越留

守待我徵急轍連絡告之無妨德馨曰臣奉使

上國路遙軍門於山海關

則南兵盡死云矣 上曰南兵叛討平之云然耶德馨曰不然當初南兵先

登有功而李提督不為錄功是以南兵多怨懣者拿致提督之旗牌

數罪與有故提督以為亂兵介介鑿鑿云矣 上曰不為錄功而致此耶德

馨曰以月銀不給事人多怨言而李提督以我慶州安康營之戰敗歸

罪於南人罷斥吳惟忠惟忠將罷歸鄉里孫軍門勸惟忠留軍門云矣

上曰據石門倉云則

都督必殺石門倉失水餉曰然矣南兵不保志

於提督故至於如此殺害南兵之事天下莫不罵石尚書李提督矣

德馨曰臣道逢儒士於中原儒士說石尚書主和之事無所不至攻擊已

喜以此見之南方之論極分矣 上曰此誠一大機會之言此乃右相

元狀啓也初意不然之言非其情也蓋因兵力弱之故而若一跌

兵敗後難復振其見如是而為之也成龍曰近以人心見之皆思死戰

而向來時事漸不如意深可慮也京城設防護大將而大將數遼誰任

備之貴乎 上曰此任不可貢於李屬爲大司馬也昔在成子後送別上命建之屬
南日為舊將以不干之事故也將必保人而後可以貴成故
子中其事也將以不干之事故也將必保人而後可以貴成故
也且京城巡檢使或有闕直而不為道差今此春汎已解之後何以迄
不措置成龍曰柳水立雖被罪謫前在鍾城已嘗備監可以任守城之
職未達文未聞為過略皆無事也而後於後數月得還歸不無也及歲中
歲未達文未聞為過略皆無事也上不答改裏用亦不無也上曰水軍抄出之事雖因一時勢所
適然兩水軍盡則繼以他人春夏之內事有成敗則已如其相持不決
曠延日月不可支勝一念來不覺口苦誠可憐也且水軍則如此而陸
軍則者元帥又為徵集其勢必潰滅之大兵雖不出來坐其對馬冷笑
而看我自滅漢江以南則亦以之供唐將民力自涸百事皆可憂憚况
且楊使以奉冊之使懲義夫馬二千車輶四十日行一百二十餘里
其間邑卒雖善周旋熟不可及其無人不通矣以救我國之故來而反
傷邦本實圖曰雌馬僨數持去滿一路上曰吾未聞此言雌馬即
我國馬耶承勅曰中江開市多賣雌馬宜阻此路上曰都監坐匠工
役而計日責功耶無乃虛實日月耶德馨曰計日矣上曰我國之事
所謂官指腹痛凡器械不精何以用之此乃有司之事斗壽曰腐瑞之
降倭善諭爲鈞云須上來造作可也上曰不必上來我工匠亦善
爲之成龍曰昔商事分明而金陵者解文字亦至漏通矣彼二人當以
三省治之李億喜及逃走金未至人并為自禁府為之乎上上
曰如督承勅進前願言曰自外人情皆爲自廣以目暮之事言之雖十
歲十餘歲女子皆思報擊鼓動義氣不為不小矣葉麟聞此事歎曰此
係國庫復之狄若因是時自上有貪義之色則可以濟亂近來巡檢
使已出而自上以為不可為故巡檢不知所為矣殿下有守城之志誰敢不欲死守京城乎孤勢弱情不可守則誰令君父置之危
處今者大臣會此須據究軍威之情形雖難退度朝夕衝突亦難期
於預修繕以成陰雨為今營之地可也今其國都不事守備而
責下之力守山城其本難矣上不報上曰復諭軍事何以爲之曲
折顧顧之諭言亦預盟中凡之軍故名焉其詳欲知承詢并舞飲泣
而進曰臣等會有是意恐而戰驚無暇謀事誠不足且難獨成
久未成緒今承聖教不勝惶恐感臣與金特歡宋詩等會議于鐘
樓堅一據名曰復諭召募之族其日聞見而有父兄子弟之難者無論貴
賤老少皆呼哭來募者甚者病者弱者或單根或軍器壯者任者皆

籍名應募或負羽或納刃一日之間軍三百殺敵九十餘石臣等深以
爲幸至於數日之後則暴戾之衆雖不如初日而今之籍記姓名者五百
餘人軍糧四百石矣臣恐在近密職事有阻不得專責臣欲與文官中
如臣有親識者解官偷閑親往下三道募集軍丁爾上曰是言則然
矣不須解職而可往也京外之兵不可一時措置莫如先舉義氣精
挑定將屬於元帥體察於京城留屯分運下使以馳聲勢可也事在
作速爲之自內亦欲出未布兵器以動耳目水調曰柳應秀有問者將北
兵以此人爲將何如上曰然宋詩曰今此復警軍于設堂上執屨設
局行印上曰是備遣可以指揮承勅宋詩曰楊禮壽等四人以侍衛
微勞重加誇承勅極矣臣等論執累日羣情忿激請亟命改正張
春悅以誠按律而初以陳使擊免而又因其請并免錄奏而全釋物議
益嚴上曰世子病重而愈世子宗社之本原之加資何足惜奉忱
既對唐官面許退即改之富體殊常皆不可從洪進曰還都以後
宗廟視事不可不親故前者答請蒙允而耳目兩不克祀厭倦
日寒不得更稟今則斷發更卜別祭親行何如且廟中宿甚不便
行禮通永寧殿爲十室則工役不多而事亦便易上曰禮善請處

皇宗全實錄卷之八十四

十一

禁則某日上為而修改事則議大臣處之以恭曰頃以日氣甚寒視事
久廢者未安之甚也日暖請頻數經巡講明聖學已未罷出○
政院以委官意啓曰金沒刑問五次不為輸清而氣且垂絕請明日
加刑何如傳曰依榜○成申以備邊司啓目公事傳于左副承
旨抑承詢曰觀此欲自以舊糧食養了壯備器械常訓習為守城之先比
言果有誤乎備備不此之措而以土木作砲樓又欲徵外方軍士於此
時而役之故予以爲不可備邊司所當爲之詳議處而家家數月如
達磨之而向勞承勅又歸咎於子前日尹承勅公事承勅以見時以事近未聽以自
差出而自上有所不可爲之辭故云云故有是是傳與何其有厄可而以此判付付
標○全羅道羅州居則義禁府都事羅德明等上疏曰頃在己丑逆
賊欲立於王莽殺世之詔蓋陵崇殺善之名而一屬士類盡爲所取或
有知其名者或有見其面而嘗不知厥心之不軌也究謀回測一朝敗
露則一時受欺之士莫不心驚膽怖而橫遭戮辱之惡悔自己不明
之罪則其所謂知其名見其面者豈盡為通賊之黨乎第以奸臣謀敵
以報復之資慄慄之心爲潛議所不空常有快快橫橫之心及聞逆

以公法為私營之陰存乎日小小賊聯率以謀黑臺中有罪無罪生者非清踐履異責立脚堅確洞見奸微誤了一世之狀如以之含沙者非日矣抑夢井性熏耿介行焉孝友一居風憲之地便折奸情之萌漱之切齒者為如何武季黃鍾天蒼萬寶誠見高遜初趙奸有慈竹之舊及其中年見其奸情之狀斷然絕之遂與崔永慶善焉心契則激之至日所忌而欲殺者永慶也書大中為人抗慨立心清苦不為曳裾於權門孤立一道眾口訛以其佐幕比路亦不經過澈家至彼之怒無足恤也幸賴聖明深知厲階之由歎降昭雪之命以永慶受謫之事至於中夜泣下之旨而特伸褒榮崇秩其餘寢尚誅錮之輩并獎恩宥此天地神人之福也至若李濟、李浩、李道、賊之子萬死無赦於我於逆賊之先謀異志則怨求必知之也臣等同在一道危聞其一生孝友未有半而不患者也只緣識見昏暗未免逆賊之所欺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恕伏願陛下并悉怜焉昔同宣王親執文而薄伐唐肅宗躬甲胄而削平故人君必有親征之舉然後人心可激而天討可行矣為今之計莫如亟下哀痛之教上告宗廟下諭臣民親御六飛住碑南州細柳勞軍之行可曉而涙淵却敵之駕可往矣伏願殿下勿為姑息之計以周宣唐肅為法入營一月餘下義禁府回營日卯時日上有背辰時日有兩班上有冠下有履巳時日暉兩班暉上日暉夜一更至四更月暉○己酉○庚戌○右副都督敵逃之義禁府言嘗曰鄭介清等事人多稱免當伸冤而恭但係于恩命事亦重大非本府所敢擅詳雖德明鄭應情上疏救議何如傳曰置之勿樂○慶尚道兵使金應瑞狀啓今月十一日要時羅出來以竹長之意准告清正卒七千之重固四日已到對馬順風則不日當渡前日約束之事已為完備否清正渡海則雖子潔衝突近境丁寧機械甚未出前預防不得奸計矣近日連有順風渡海不難舟師遂進泊巨濟島宿伺候與海海之日東風高吹則必向來巨濟先則勢易攻擊若因正東風而直向機張西生之躉船過洋與巨濟相距甚遠未及營繩此計恐未施行猶惟五十艘急急回泊機張之燒左道船師合勢結陣五六十隻橫行釜山相望之慶則我將等馳通謂清正曰朝鮮以汝為仇誰戰艦無數然分泊左右首陸車亦多近地屯聚伺伺之出來之日慎勿輕度

長則清正必疑之不敢過海遲留日月之間朝鮮必有周旋之事行急速回泊以不草軍使奸猾之賊稱首不發則彼此之機闇無出此計正謀鑿通信之特與關自行長調信所為皆是虛事我更出朝鮮揭一牛面可定朝鮮合付日本王子亦可生擒而致其大憲之前如不成此事盡滅我族云云仍請兵馬關白只許其兵逃避其島留連有日開向更合清正曰汝何不早悉渡海有難事耶言實各異云云故欲速達呼馳對馬若聞朝鮮遙逼之奇勢勢未即渡海如此則清正所言朝鮮地方無人可守揭一等可定之言歸於虛地長畏朝鮮攻破勢未易之言終歸於的會議關白心罪清正之誤妄行長得志和與不和間勢甚似此一良策也似聞元帥明日當到于此云一觀象監官員來言白忠臣曰云○辛亥○壬子○庚戌庚寅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右議政至元翼等奏請賄賂書狀機張懸監李廷堅馳報內清正今月十三日多入浦到泊先來舟二百餘隻十五日達堅又馳報曰倭大船一隻僕子十餘名及倭將喜八即夫金直至釜山以牌文示之曰日本國豐主大丈以至告發也慶長二年正月十二日平賀正巳時上御別殿引見賈尚道御使同知府第高秀伯者源氏舊屬元己卯生於西人南村善終宜矣上謂承旨官曰皆前進承旨等進前上又謂秀伯曰卿亦謂秀伯曰倭賊聲息如此何以防之秀伯曰兵難逆度唯在臨機處之如何上曰今之所領而南下者何兵也秀伯曰臣初為楊州牧因夜驚募得三千七百名僧軍四百名而皆死於疫疾存者只百餘名矣臣全點閱而行上曰前者與賊相戰倭賊與我軍孰勝秀伯曰臣小者四十戰多者百餘戰而我軍不敵之兵例何怯遁故不得常勝美臣於壬辰每乘城小勦馘前後捕得五百之多上曰今所領兵皆持弓矢否秀伯曰略將弧矢而去矣第臣昔在壬辰八月卒此兵力戰二十數而尚皆木蒙顯賞由是羣情缺望歸咎於臣不敢不還上曰卿在平音經幾歲遂將秀伯曰初為北兵使軍官又為平安兵使軍官隨使臣赴京者八載後由青城萬戶轉總工監主簿壬辰以斥准將閩申砬往慶尚道自達川兵敗將死之後臣與餘軍五十出入楊州達川之間召募丁壯時倭寇已入京都矣臣率餘兵到達院遇城於路追至俗稱洞捕得四十馘臣亦被六十七創上曰卿下

南中更為努力無名後世。彦伯辭出。上曰：奸在座。并小宦賄賂。方伯告退。上賜馬鈴一鉢。備送司空。答曰：情在已。廢每不無乘焉。

上白姓在麻

卷之三

南中更為努力垂無後世彦伯歸出
方伯告退上賜馬粧一部○備邊司
直上陪師檢裝之惠馳諭于京畿忠清城
守上陪師檢裝之惠馳諭于京畿忠清城
守之事不可少經京畿忠清河南等道分遣宣傳官急速傳諭之整
飭軍兵尤徵要列前待變傳通曉望以備不虞之患為常典誠使臣
亦今恐為起復除寧方必緊處對戰者小其餘使之京城待備軍人
兵曹急速舉行為首戒啓傳曰依舊備邊司啟曰萬音一
日已為移去朴名單則自本道寫為進去矣但近聞外方抄寫事由
無類緒忠清道則以田結括軍云如此之軍雖指眾為何益哉誠言
日選鋒卒八百名自願起送事已為安請是但恐晉緩運苗界人
能起赴發行發遣傳官急速馳去往論於本道火緊使及兵使刻
調發付朴名單南下後日時馳故為當傳曰依舊備邊司啟
都體察使李元翼傳于本司財書局書上送事係職情故入
賊明朝指向左道故其言如是高彦伯今日發行將由竹嶺向左道以
時急遣報別為聽於方伯使毋躋中道急速發送但一路丹陽華安
忠清道如江原監司及忠清監司皆盡使李時義慶善池鷗金使
多義哨探嚴緊把截何如傳曰依舊備邊司啟曰所謂公父欲
以何說為之事傳教至要時謹所言力拒絕王子請悉之事而送大
臣則猶可改廢之意也以此昔言為禮曹公文而送之則行失先音正
未渡海前二三日入去西使尹師遠裁清正於洋中其意以若自免不
赦之罪而牽掣清正以緩渡海之期也此言若實則姑為試之亦軍機
一策故元帥又為時但委李校詠難憑而清正已在馬島島雖欲
行計恐無所及臣等之慮有後尾而且則曾已曉者為此故也不如今
元帥斷賊情與事機如何便馳應以就其事不可則止之似為無妙
政改傳曰姑依元帥狀欲施行不妨○辰時有霧氣○癸丑
司憲府前啓諱官張春從錄案仍舊施行事答曰已諭不允○司
諫院啓曰近來百類怠官橫構成習特無以收拾極為寒心姑以
錄都監事言之操練措置漸不如前日就辦精至於高彦伯南下事朝
廷議已久其所率炮手試之論實貯當循例前期舉行而諱官相持
延及其發程臨迫勢乃啓稟其慢不審任之罪不可不諭詳訓錄

為此計必從徑路而來此等把守處以遠任候將曉得傳遞賊起之音
下書申飭往來人如有服裝殊常言語荒唐各別檢察竹籠一路
則通於上流助防特李佐佑兼防樂使具思搜以達於京畿左防樂使
應星次次傳報為邊秋嶺亦依例次次傳報以達於京城瀋江等
把截則今兵曹申飭東西內防護大將各別檢察無疏虞事下諭
於各道巡察使贊畫使防禦使等處則知委兵曹何如答曰依依○
慶尚道諸鎮慰撫使審慎書狀正月十二日清正平船一百五十隻
率下船一千三十隻冒雨渡海將向西生行長謂宋仁曰朝鮮事
每每如此生此機會可惜可惜○慶尚道右兵使金應瑞書狀要時雖
謂受爵甚輕臣措備衣冠依例肅拜後許授官教且與銀子八十兩
而措辭言之曰朝廷不知冷之長短大小悉送銀兩使我備給之而
未及措置仍與銀兩云則喜色滿眼叩拜再三餘下備達司京畿
觀察使洪履祥書狀龍仁縣令尹粹然呈內令十九日未時南氣一度
自東而西至日而止又有氣如虹內紅外青兩重周日而東方則無且
東凸邊遠處亦有短虹如匹長而西盛東微大抵日色似薄虹內有氣
非霧非雲良久乃滅啓下禮書○以許簇為承政院右副掌吉金時
宣宗全實錄卷之八十四

其形迹矣應南曰 中朝以我國視猶內服者為禮義之邦也今若遣使離庭不亦辱乎不可遣也 上怒曰此則不可不遣雖遠感豈不如拔城乞為可辭也若以禮義云則責慎之去為禮義而奉遣使者為無禮義乎予意大不然若違聖旨而如有不幸則何以結末今此遣使何干義理予意莫如是出使臣榮速待之而已 圣帝以附國和解為務不可不遣應南曰 聖旨到此則即為搪詐可也此比開恩有難防之患必 奏聞後已水慶曰雖奉聖旨而如是此二條可失他餘事可待 聖旨後為之因 傳于祐聲曰 聖旨首行本也設使奉聖旨有云割地稱臣則其可一應之德聲曰相機送之便上曰石星不好底人也謂之權奸宜切為我國事勦力為之則喜矣其為欺敵 聖聰之事極為無狀矣今此奏聞中須及撲快行及此云云二條可失他餘事可待 聖旨後為之因 傳于祐聲曰二條知之乎一曰遣使卑微執以為辭一曰 天朝恩典罔極而不為遣使來謝之惠及之申 命德聲今遽先出起草蓋德聲素大捷上曰今年耕種必不如前年我國人民自救不服山海曰邇來力措舟師乃可有特臣頃在湖西適逢兀均始云俟字何囉之有臣初聞以為安及全見之信乎特舟師而設是言也今此金盡董國以軍械官等四也之宣宗大圭鑄錄卷之八十四

務也。鄭琢曰：接待沈使必須曲盡為之，豈以其不德而薄接。王人卒然垂斂之生來，夫馬周察天下之罪人，上曰：尤惟故主可以周密矣。

遣使日本實無益也一面以不可遣之意奏聞無妨上曰吾意不可不遣天朝若曰天子使臣亦於倭賊未撤之前入送日本亦國獨於未撤之前不可入送耶何解以答之非遣使乞和一毫惠使一毫

以無益之奏聞而殿後有難處之事更奏天朝亦無好也予之所當深慮者天朝必令遣大臣王子而今有達陪臣之詔非大段關係事遠之何妨以往事見之頃見黃允吉而城兵接遞而奉當時若聽勿遣之奏豈無後論今如不更使至方音正出來則人人心存

國語曰：「不遺使之，故何以爲之？」時，聖音也。謂朝聘遣使曰。平日本即爲朝聘。固有上者往而不數日者，正東方而莫亂焉。其時力大不可遺。左右皆不答。上曰：沈惟敬，欲遙向戰營乎。

聖旨有待。國事完後入來之語耳。命元曰：臣見其差官言時，淮
述云未上。曰：陸文毅公，我國誠善處之，萬感膺其計，中必有難應。
南曰：以議論多梗，未易致兵，極以為懼。上曰：中明不即發，不
皆制則也。

何成龍曰元翼下去時謂天兵來無以支供自我國可以調兵云矣上曰天兵雖不於慶尚而討賊天兵若來則非徒人心藉以為依歸如有不測之人崩潰奸謀必有是憚全羅道人心極為誤矣慶南

三全羅儒生不肯赴舉人以可矣。上曰：人心如此，我國之人豈無好
執者乎？天朝之兵來則必以爲依應。南曰：全羅士夫不得蒙顯仕，
留念。上曰：實則有功之道，其言宜矣。前者傳教賈賦之不急，可減以
禱一分之役。此急務也。戶曹贊而爲之忠清全羅經可憲也。臣若不減，

有此憲外不可不應左相亦以此為憂指董士不應兩日而知也。得廟社之享也。應兩曰：如卿等事皆未務也。允人於家人父子不能盡達。况君父乎。自上安得燭燭必須顧念。百般收用。才其在召已還都之日。自上安。

王食會飢民齊民感之隨
燭而歸在廷諸臣無不感激臣恐今之
上心不如前也地雖褊小即數千里之地豈可忽也因屬泣拜之
曰全羅寶物子欲付誰某何如金賚曰汝紙地油花無路得之不得

感損矣。上曰：然則只紙地，數種青之湖中，其他貢物減之可也。

曰清正之書遺使朝鮮之語何也成龍曰以書見之則以為達人而倨傲者率之軍令方伐木修築營柵而恐我軍掩襲而有此言也近觀其數則方修窟穴而二百隻所載軍糧必易盡之清正暑如壬辰年直走以來則下策矣上曰何云下策乎成龍曰壬辰年我國之人皆若知兵則必不能如入鴻入之境矣上曰此言是矣金山之戰吾以直向而

宗連聲言而顯着我國衣牛騎數千直到京城則何可知也成虜曰此則不然臣見此賊善用兵矣此賊言十全行兵有出去處則必樹旗麾而難於峽路必先送一人而胡之然後即來也臣在大同江水其一人先來數人又來偵探兀熟然後入來矣此賊只率數千百來與

無其理矣。陳南曰：此成龍之言必不信也。此時京外無可守禦處，如以此之患，安保其必無也。成龍曰：比則不然。只率數千而來，則必不為矣。或問曰：此賊來寇我國，今已六年，所不得見。其軍糧及軍數，彼賊之計

臣難測矣。近見我國之事，將多委小人，出多門，不得成事矣。以山海圖獻于榻前，上曰：黃海監司言我國孩子甚無好中，保城壕之制似好矣。伏龍曰：中原垓子深不可測矣。上曰：此乃確據之制乎？成

龍曰是矣水原禿城人皆欲南漢城亦好云臣當審見以空矣牛壽曰山城最好傍近吾民則所當入守而至於數三日程民人亦令入守申文慶為義勤云矣上曰尤使在公州云而寺內園宮室一未當

古本詩集卷之三
朝已為奉 聖言則還入賊營乎在於何處乎命元曰已奉 聖言則必在其處而處置矣臣昨見張齊府膳出兵部小帖以啟矣 上曰予之亦間欲見兵部所送本革而已昨日所見乃如報膳書也命云

臣昨見吳宗道馳去到豫池下處則兩人對坐謄書其小帖故亦請見而書入印信公文隨後當來云矣

秀言今又不屬其軍矣。今當以重兵一師，盡以文辭事之，未可急也。

吳上曰：天兵之出來非但討滅凶賊也亦可鎮服人心也。目今兩黨人心遺散云此甚可憂無賴之徒相聚為賊安保其必無也。天在若出來則庶可鎮定也。成龍曰：金羅一造自壬辰慶初至于今日內供

宣宗大漢寶錄卷之十四

卷之二